


国茶恩仇记

赵宗琳 著

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茶恩仇记/赵宗琳著. —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-7-81112-480-4

I. 国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0841 号

国茶恩仇记

赵宗琳 著

策划编辑: 赵红梅

责任编辑: 纳文汇 蒋丽杰

封面设计: 刘 雨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4.75

字 数: 100 千
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12-480-4

定 价: 16.80 元

社 址: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
(邮编: 650091)

发行电话: 0871-5033244 50310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: market@ynup.com

序 言

曾记得有这么一段名言，大概意思是说，在我年少的时候，不知从哪个方向飞来无数的碎片，击中了我的心灵，留下了点点伤痕；在我年老的时候，从这些伤痕上长出了思想。本书的作者赵宗琳老先生最终酝酿成《国茶恩仇记》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句话。

赵宗琳老先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下放到思茅，历史的错误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沮丧和失望，他乐观豁达的性格却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下有了新的发现——边疆旖旎神奇的自然风光、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、博大精深的普洱茶文化……均使其为之深深感动。于是，他搜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，笔耕不辍，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。花甲之年仍寄情于普洱，把宣传普洱、宣传普洱茶当做己任，盼望在有生之年把丰富多彩的普洱民间故事和传说介绍给世人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普洱。如今，他把自己在普洱期间经历的点点滴滴和听闻积攒在一起，并经过调查了解和研究整理，最终写成了《国茶恩仇记》一书。赵老先生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。

该书以 20 世纪初，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，组织护国军讨袁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为背景，以边疆有为青年白于飞的

生活为线索，辐射了当时整个思普地区的风貌和人文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小说尝试着体现“个人”与“社会”的关系，力图于社会这个庞大的主体之中对本书的主人公白于飞予以驾驭：他虽有一身硬本领，却在经历了恩师（蔡锷）去世、家破人亡、杀死仇家后，“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”，最终在刀官居士的点拨下恍然大悟，到广州投奔孙中山，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。这些无疑在说明，一段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，是因为千千万万个个体生命的存在，他们历历史之书的每一个字句和标点，从而组成了情境中的每一段情节和情结。他们拥有言说历史的话语权，同时，也被历史湮没在社会潮流急剧变革的浮泛之中，留给我们后人更多的是更多的思考和无限的遐想。

《国茶恩仇记》是在普洱市提出“中国茶城大品牌战略”后诞生的，是这块热土上又一部有关普洱茶、有关普洱的文学作品。她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诞生在这片土地上，是因为在致力打造“文化普洱”的不懈努力中，各方面的共同参与，使她有了适合生长的沃土。许多在民间俯拾可得的神话、传说、故事、民谣，等等，也因为重视，逐步变得有价值起来、更加鲜活起来。这既是历史积淀的必然，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，更是注重挖掘、开发的结果。《国茶恩仇记》所讲述的正是这厚重历史中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它的结集出版无疑是茶城文化建设中的又一个亮点。

罗曼·罗兰曾经说过：“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一本书是一种享受，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涵咏与自由自在。”带着对普洱的热爱阅读此书，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获得

或多或少的感悟。

真诚地感谢每一位关心普洱、支持普洱文化建设的朋友；真诚地感谢作者的信任，“序”说几句，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。

朱飞云

2007年6月22日

前 言

近年来，云南普洱茶再度焕发了无限的生命力，文人墨客喜爱它茶味醇厚悠长、回味无穷，一般市民认为常喝普洱茶有益健康，起到消除疲劳、强身健体的功效。现在不仅云南人爱品普洱茶，整个中国，乃至世界的人都把普洱茶作为最喜爱的饮品之一。

有了孙悟空，自然就有假猴王。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普洱茶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，但要买到正宗制作的普洱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本人对普洱茶有些许研究，常在友人当中说三道四，谈茶论道，故而小有名气。

一日受友人邀约，登营盘山品茗阁参加一个普洱茶研讨会，赴会者十三四人，俱是省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，会上发言踊跃，各抒己见，从茶叶的栽培、采摘、制作，一直谈到市场上的价格、品质、真伪，讨论中不乏真知灼见，令人受益匪浅。

午时，东道主龙生公司董事长朱启忠先生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，略事休息后，会议继续进行，先是为与会者重新换上香茗、摆上四色果脯，六名唐装少女轻歌曼舞为大家表演了一曲“霓裳采茶舞”，歌声醉人，舞姿曼妙，众人不觉精神为之一振；随后朱启忠先生对上午大家的发言进行

点评：“诸公的言论各有见地，确实难得，依吾愚见能辨普洱茶之真伪、品质的高低者在茶道之中可算入门之士了；对种茶、制茶或是销售做过研究，并有独到见解者可称为茶道中的博士；最高层次者为茶圣，茶圣论茶不是就茶论茶，而是把茶看做一个有生命力的精灵，懂得茶的品格，茶的感情，理解茶在国人心目中的文化内涵，可惜这种人才不多，不然对繁荣普洱茶文化、把普洱茶推向世界可以更上一层楼。”

一位专家说道：“普洱茶博大精深，能对普洱茶的方方面面都能了解，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，至于说普洱茶有品格、有感情，我们听来有些高深莫测，茶就是茶，怎能说有品格、有感情呢？倒要请朱总指点。”

朱总望着遥远的天际、飘浮的白云良久，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才对大家说：“各位研究普洱茶，就茶论茶，那么茶就只是一种商品，按质论价，确实只是货币交换的一件物品；若把普洱茶放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层面上，各位倘若能真正了解普洱茶的来龙去脉，就会看到普洱茶的高尚品格，跟人一样的有情感，是与人一样有骨有血的，今天还有些时间，我就跟各位讲讲普洱茶的荣辱兴衰、悲欢离合……”

一段时间以来，朱启忠讲的那个普洱茶的故事，深深的震撼着我的心，占据着我的脑海，挥之不去，长久地感动着我，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，供国人共享，也是一大快事。

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，得到了朱飞云先生、黎素梅女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以及苏贵生先生提供给我的一些宝贵资料和建议，在此，对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。

赵宗琳

目 录

序 言.....	(1)
前 言.....	(1)
第一部.....	(1)
第二部	(57)

第一部

滇西南群山之中，有一集镇叫磨黑镇，是北通昆明，南达缅甸、泰国的交通重镇。磨黑盐远近闻名，更有普洱茶是历代朝廷指名的贡品，磨黑镇因此二物名声大振。镇上商业繁荣，店铺林立，商贾你来我往，队队马帮穿梭其间，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。

民国初年，磨黑盐业控制在一个叫周胜先的手里，单是制盐的盐工，他就雇了三四百名，还有一支护乡队，约有三四十人，人手一支洋枪，好不威风，全镇大小事情都得由他做主，他财大气粗，势力庞大，就连普洱县的县太爷对他也要让三分，因此得了个“周震天”的绰号。此人四十五六岁，身形粗壮，练就一身拳脚功夫。他自己最得意的是枪法，自称取人性命只需一枪，百步之内弹无虚发。妻子早年过世，只生一女唤做飞凤，刚从省城女子学堂学成归来，十九岁的大姑娘不耐闺房寂寞，爱在山野间骑马弄枪，性格泼辣，人也长得漂亮，镇上人称“辣子仙女”。

思普地区盛产茶叶，统称普洱茶，尤以磨黑罗家所制的茶出名。罗家秘制的普洱茶多年来一直是朝廷的贡品，还出海销到南洋各地，常供不应求。青藏牧民更是少它不得，视它为生活的必需品，就连法兰西、英伦三岛，都有普洱茶的

踪影，英法宫廷之中更以饮、品普洱茶为时尚。罗家当家人叫罗艺，是个五十多岁的哈尼汉子，为人和善开朗，好助人为乐，深得邻里的敬爱。罗艺原本有个儿子，在一次狩猎时，因同伴遭遇豹子袭击，为救同伴，舍身与豹子搏斗，同伴得救了，他却被豹子咬成重伤，回家不几天，伤口恶化，不治而亡。罗艺老年丧子好不悲伤，幸而还有一女叫阿仙，这个姑娘性情温和善良，能歌善舞，又精于茶道，是镇子上出名的美人，罗艺把女儿视做心头肉，当做生命一般看待。

磨黑，从地理位置来看，是南北交通的重镇，磨黑的盐巴和茶叶都需要外运出去，这就应运而生成一种行业——马帮。磨黑的马帮大大小小的有十多支，其中最大的一支有二三百匹马，马锅头姓白名世雄，此人仗义疏财，在思普地区很有名望，可惜他英年早逝，马帮便交由堂弟白世明照管。白世雄只生一子，名叫白于飞，长得相貌英俊，且聪明好学，从小跟随父亲赶马，练就一副好身板。从前马帮走的路，多是崇山峻岭，密林险滩，且多有歹徒出没打劫过往客商，故而马帮为保自身安全，也都带枪防身，白于飞从小习练，练得一手好枪法，且在马帮风餐露宿的生涯中，磨去了少爷的脾气，增添了坚强的毅力。

白于飞小时候多与阿仙玩耍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年岁稍大更是两情相投，罗艺看在眼里，也觉得白于飞是个不错的少年。一次酒后微醉之时，乘兴说：“于飞啊，再过几年，等你和阿仙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把阿仙嫁你为妻，你可愿意？”羞得两个年轻人双颊飞红，但心里都暗暗高兴，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

其时，省城讲武堂招收学员，白于飞求学心切，前往应

试高中枪械兵器科。学习期间，每次考试俱名列前茅，他勤奋好学的态度，深得当时云南督军蔡锷的赏识，于是将其收为得意门生。

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磨黑镇上，周、罗、白三姓的恩恩怨怨，引出了思普地区的一段千秋佳话。

一天，磨黑镇上分外热闹，各家店铺头两天就得到通知，要把街道打扫干净，还需张灯结彩，以庆贺大盐头周胜先周老爷续弦娶妻之喜，新娘就是罗艺之女阿仙。乡亲们嘴上不敢多说，心里都明白阿仙是白于飞的未婚妻，不知周胜先用何伎俩，趁白于飞在省城读书之际，竟然强夺阿仙为妻。奇怪的是阿仙之父罗艺近日神态呆滞，默默无言，女儿出嫁也是一声不吭。众人想着白于飞要是回来，恐怕难以善罢甘休。

即时，周家大院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常，门庭楼阁装饰一新，阵阵的鼓乐声响彻磨黑镇的每个角落，只见大门口放着一张八仙桌，忙坏了两个临时请来的秀才，一个忙于查验礼单礼品，一个急着执笔登记。其中最有身份的贺客当数普洱县长黄大人了，他除了自己的一份厚礼外，还替府尹陈大人也送来重礼；通关大头人罗光，送的礼物就用了五匹驮马驮着；景洪大土司刀国才八旬高龄了，不能亲自赶来道贺，特命二公子刀灿送来缅甸翠玉手镯两对，珠宝数十颗，磨黑镇内外稍有头脸者谁不想巴结周胜先，大家都借这次机会，大肆讨好他。所以，都争先恐后地前来送礼道贺，一时间把周胜先家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。这时的周家真个是人满堂，礼满堂，笑声也满堂啊。

只见客厅中央，一个圆桌般大小的“喜”字在红烛的映

衬下熠熠生辉，周胜先披红挂绿，满面春风地拱手向前来贺喜的宾朋道谢。有头有脸的人物两侧落座，一般的只好挤在厅外，就连天井里都站满了人。

赞礼官是方圆几百里唯一中过举的老学究，名唤孙望亭。这时只听孙老举人一声吆喝：“时辰到，请新郎新娘上堂行礼！”

只见屏风后面，两个喜娘搀扶着阿仙走出来，一块大红锦帕盖在新娘头上，看不出她是悲是喜，只见她两只手紧紧地抓着喜娘，像是随时会晕倒过去似的。倒是周胜先两眼笑得挤成一条缝，心里何等自得高兴，暗想娶了个十七八岁的美人，连带把她家普洱茶的制作秘方也娶到了手，今后财源滚滚，钱多势就大，人称自己周震天，天虽然震不垮，当个土皇帝却是绰绰有余的，周胜先越想越是得意。

一对新人双双站在堂上，赞礼官孙望亭高声唱道：“一拜天地……”两个喜娘按着阿仙正要行礼，门外传来一声断喝：“且慢！”随着人群向两边分开，闪身进来一人，众人一看，正是远在省城讲武堂读书的白于飞。只见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，一字一声地说：“周大老爷，只怕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没想到我白于飞还活着吧，你就要乐极生悲了！”周胜先一看白于飞这个时候闯进喜堂，心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，这事要糟！”一张脸顿时变得煞白。

有人上前问道：“白少爷，你不在省城读书，跑回来阻止周老爷的婚礼干什么？”

又有人说：“周老爷的婚礼，你不愿意祝贺也就算了，干吗跑来捣乱，我们贺客可不答应啊！”

还有人说：“白少爷，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可知阻人婚

姻乃是犯法之事？”

更有人叫道：“白于飞来婚堂上闹事，请普洱县黄大人出来主持个公道吧！”

纷乱间，新娘自己已揭去了盖头，跑向白于飞，依偎在他怀里，双眼垂泪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于飞哥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，如果再迟半步，我们今生怕见不到了。”

白于飞轻轻地把阿仙推到身后，安慰道：“别怕，我来了，他们吃不了你。”

有人叫起来：“白于飞是来抢人家新娘子的，这等狂徒，黄大人还不抓人？”

“县长大人，各位朋友，请听我说，我白于飞来到这里，一不是捣乱，二不是什么闹婚，更不是来抢周胜先的新娘，各位不妨打听打听，阿仙本是我的未婚妻，磨黑镇上无人不晓。我今天来的目的，是向周胜先讨一笔去年欠我的旧债。”白于飞冷冷地说，盯住周胜先补充了一句：“周大老爷，今天你该还债了吧！”

县长黄大人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注视着这乱哄哄的局面，这时站起身来对白于飞说：“于飞，你也算是我思普区的有为学子，做事要有分寸，懂规矩，你说周胜先欠你一笔债，你是来讨债的，那么讨债也该挑个日子，过几天再来不行吗？”

“是嘛，周老爷财大气粗，难道还会欠债不还，几个小钱改天来讨也不迟。”有人帮腔说。

“我就怕周老爷赔不起，所以现在就要请周老爷结清账目。姓周的，你倒说说，这笔账你赔得起吗？”白于飞咄咄逼人地说。

“嘿嘿，是多大一笔款，说出来大家听听，不信周老爷赔不出来。”帮腔的人说。

白于飞用手一指赞礼官孙望亭和通关大头人罗光说道：“两位都是证人，那就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，周胜先欠我的是什么样的债，我今天该不该来讨还？”

孙望亭和罗光二人张口结舌，半晌才说出话来，只听两人说：“周老爷欠白少爷一枪之债……”在场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。二人一个在说，一个在补充，等把事情经过、原委讲出来，惊得众人出了一身冷汗，个个哑口无言。

事情发生在一年前，白于飞放假回家省亲，不知不觉又到了开学的日子，白于飞收拾行囊，骑马赶往省城。次日中午路过通关，肚中饥饿，准备吃些东西好走路，就在一家酒店门口拴好马，进店一看，到处都是人，找不到一个座位，楼上一层倒是空荡荡地好像没有人，就朝楼上走去。店伙计上前阻拦，口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客官，请别上去了，就在下面吧，我替客官找个坐处，楼上今天不待客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，楼下挤满了人，坐都坐不下，楼上空着不让客人上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白于飞说道。

“客官别生气，并非小店不让客人上去，只因大名鼎鼎的磨黑镇上的周大老爷今天把楼上全包了，不准人上去打扰，请客官原谅。”店伙计陪着笑脸说。

白于飞一听，忍不住冷笑两声说道：“我们磨黑的周大老爷派头也实在太大了，别人上不得，不信我也上不得。”说着推开店伙计，“噔噔噔”跨上楼梯向楼上径自走去。上得楼来，就在楼梯口一张桌前坐下，故意向楼下大声喊道：“店伙计，快拿些酒菜来，少爷吃了好赶路。”

突然只听“哈哈……”一阵狂笑之声传入耳中，随即有人说道：“谅别人也不敢闯上楼来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白世侄你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来来来，过来一起吃，老叔陪你喝上几杯。”白于飞抬头一看，说话之人正是磨黑镇上跌一跤脚地也会摇一摇的大盐头周胜先。白于飞起身致意道：“谢谢周世叔了，我还要赶路，随便吃点菜饭就走，酒是不喝了。”一面扭头向楼下叫道：“店伙计，送几样现成的菜饭来，吃了我还要赶路，快点。”

周胜先说道：“老侄，过来喝一杯，这个面子都不给？再说我还有事与你商量呢。”

白于飞无奈，只好到周胜先那里。周胜先占着酒楼中间一张大圆桌，坐在桌子上方，周围坐着他的账房先生和四五个护乡队员，个个身挎洋枪，霸气十足。

周胜先皮笑肉不笑地招呼白于飞坐下，一边叫店伙计添上杯筷一边说：“老侄今天来得凑巧，我有一事正要与老侄商量，来来来，老侄慢慢吃慢慢喝，我们边吃边谈。”说着拿起酒壶把白于飞的酒杯倒满，说一声：“干！”

白于飞只好把这杯酒喝了，正要询问周胜先要商谈何事，楼梯下走上一个人来，人未到，声音先到：“周大老爷好雅兴，来到通关喝酒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怕我请不起你是不是？”上楼来的人长得五大三粗，满脸络腮胡，一看就是个爽直汉子，一身哈尼装束，此人正是通关大头人罗光，白于飞的父亲白世雄生前与罗光交情不错。罗光上得楼来，看见白于飞也在座，十分高兴，拉着白于飞的手问长问短，态度亲热。白于飞道：“罗大叔，我在省城读书，时间紧，没有来看望大叔，望罗叔叔体谅小侄。”

罗光哈哈大笑道：“侄儿在省城念书，今后自有一番前程，倒是为我思普地区老百姓露脸了，只有学成以后才能为地方上造福啊，大叔心里真为你爹高兴，你就不必多礼了。”

周胜先说：“老罗，你俩不要只顾讲话，现在先坐下喝酒，等会陪我办事。”

大家重新落座，周胜先的账房先生为白于飞、罗光斟上酒，店伙计也急忙添上了几样菜，这一吃喝起来，杯去盏来，当下情况白于飞想不喝酒也不行了，于是一连被灌了三四大杯，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了，暗想自己还要赶路，还是早走为妙。

只听周胜先说道：“白老侄，听说你跟罗艺的女儿阿仙有一手，不知此事当真？”

白于飞答道：“世叔说的有一手，侄儿不懂什么意思，阿仙与我是邻居，罗艺老爹对我像对待亲儿子一般，阿仙和我从小青梅竹马，情同兄妹。”

“你说只是兄妹，不是相好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，你大婶前年过世，我正准备把阿仙娶过来填房，这小妮子细皮白肉的，我瞧倒蛮有滋味，哈哈……”一阵淫笑在周胜先脸上荡开。

白于飞一听心中就窝了火，但仍平心静气地说：“世叔要娶婶婶，也是好事一桩，但怎会想到阿仙，再说飞凤妹子与阿仙姑娘年纪相仿，今后也不易相处啊，世叔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开玩笑？我周胜先说话向来都是说一不二，我又不是替女儿找汉子，她俩能不能相处，关我屁事，我只知道娶个小美人搂在怀里，那滋味美美的、甜甜的，嘿嘿……哈哈

……”一阵笑声过后，周胜先继续说道：“我已打定主意娶阿仙做老婆，现在先跟老侄打个招呼，省得到时候老侄吃干醋难受；再说老侄在省城读书，省城是个花花世界，美女多的是，随便乱抓一把，也有三五个比阿仙强的。阿仙被我看中，就是我周胜先的人了，老侄就不要多说了，要是钱不够花，我这里可以给你个二三百大洋，你看如何？”说完又是一阵大笑。

一番话听得罗光暗暗摇头，心想周胜先几杯酒下肚，怎会如此无耻，什么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来。

白于飞强压心头怒火，平静地说：“世叔，阿仙与我自小一起长大，情投意合，不瞒世叔说，我们已有终身之约，她非我不嫁，我非她不娶，望世叔另找他人做婶婶，我与阿仙就求世叔成全了！”说完起身，向周胜先鞠了个躬。

罗光在一旁说道：“听你们磨黑来的人说，白贤侄与阿仙姑娘确实是天生一对，地造一双，我们做长辈的再是痴心妄想，也不该与小辈争老婆，做出丢身失份的事情，白贤侄，你周叔是在逗你呢。”

周胜先蛮横地说：“什么逗他玩，我是说真的。我定下的事就是铁板一块，不能改动的。嘿嘿，谁想阻拦或是横插一竿子，跟我周胜先作对，可没什么好下场。”只见他趁着酒兴，从一个随从手中拿过一支枪，扳动枪栓，推上子弹，枪口对着窗外。窗外一棵大树上，一只乌鸦正在梳理羽毛，周胜先漫不经心地开枪向那鸟儿射去，枪声响处，可怜那鸟儿应声落地。

几个随从连声叫好：“好枪法！”“周老爷，了不起。真是个百发百中啊！”